

「中文系學生自主讀書會」申請表

讀書會名稱	楞嚴經讀書會
讀書會主題	楞嚴經

讀書會計畫說明

一、成立目的

楞嚴經係密教部之重要經典，亦是顯教中普受重視之經典；經中宣說明心與見性之內涵極為詳細，將一切法都匯歸如來藏，亦闡釋佛菩提道修學過程中之種種魔境，以及外道誤會涅槃之狀況。

首楞嚴經的文章非常精美，經義相當深奧微妙而殊勝，全經之中，佛世尊開示密因第一義佛法，闡述無礙如來藏性心體，清淨本然，圓滿周法界，能隨眾生心而應所知量，能循業隨機應現，而無染淨分別，掃除目眚空華，識妄斷惑而歸真，所以此經與圓覺經、華嚴經同科而共貫，乃無上甚深之經典。

這是浩瀚的佛經中，唯一一部涵蓋佛學思想及修行方法、次第的經典。千餘年來，一直是佛弟子必讀的經典，堪稱為佛弟子的教科書。

在理論上，本經完整地介紹了基本教義中的四諦、五戒、八正道、六度等。漸次及於大乘的空觀、唯識、如來藏及密教理論。

在修行的實踐上，從建立正確的修行觀念到禪修、持咒、念佛均有涉及，並一一說明修行中易犯的錯誤。對有心向佛的人而言，本經絕對是最珍貴的寶藏。

二、進行方式

I. 第一次聚會，分為開場和暖場。

A. 開場：(強化學習動機，找出參與價值)

會先問兩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需要讀這本書？」——思考學習的理由和價值，更是點出宗旨，

形成共識。

中間插入說明「進行讀書會的流程」——確保每個人都知道整體流程，並清楚明白每個階段該如何操作、會獲得什麼。

「最後會得到怎樣的收穫？」——使人安心下來、投入，不會在過程中心浮氣躁，或自我懷疑。

另外，分享如何預習（或打算）

B. 暖場：(建立彼此信任的氛圍)

1. 先自我介紹（精簡+特點），像是：

a. 姓名（綽號）

b. 出生地、成長環境

c. 星座

d. 主要閱讀書籍取向

e. 興趣、喜好

f. 參加讀書會的原因

g. 另外，請大家準備一個有趣的小問題，給大家回答

2. 最後，當場向大家傳達「沒有誰的觀點絕對正確，也沒有誰的觀點必然錯誤。」團體分享並不是為了確立正確、否定錯誤的觀點而存在，而是集眾人之力，一起思考不同觀點背后的成因與邏輯。擁有足夠開放的視野，才能激盪每一個人的智慧，創造出更好的成果。

II. 讀書會正式開始後，分三階段：會前預習、讀書會時、結束收尾。

A. 會前預習：

1. 預習的進度還是維持和以前一樣，一週一卷，要先讀完和理解經文（可以參考其他的註釋和翻譯），之後寫下「131」和 1 個問題。

a. 1 句話：

用一句話介紹本卷

（找出最關鍵、最能統括表達本卷「精華」的一句重點，有可能引自書本、也可以自己想。）

b. 3 個重點：

請分享本卷的三個重點

(找出三個能解釋精華所在的關鍵重點，作為輔助的立論點。)

c. 1 個應用點：

本卷有哪個部分可運用在生活中

(如何將得到的知識與生活結合，幫助我們拓展知識運用性，如何行動。)

d. 1 個開放式問題：

提出一個想讓大家一起討論的問題

(易引起共鳴的知識點)

B. 讀書會時

1. 輪流當領導人，簡單導讀來複習內容，和主持主導場面。(我覺得既然大家都讀過了，當場翻譯就顯得有點多餘，時間也會不夠，所以改成輪流導讀)
2. 導讀完後，大家分享自己的 131，並提出一個開放式問題。
(需有一個白板人，寫下每個人的 131 和提問，最後帶著大家一起回顧白板上的內容。)
3. 討論歸結出一句精華
4. 討論歸結出三個重點 (達成共識)
5. 討論歸結出 2、3 個值得討論的議題 (怕討論不完，不過也是有彈性啦)
6. 之後，大家針對問題展開討論，或是分享自己的心得。(舉例可以產生共鳴感、生出畫面想像、削減認知落差)
(當領導人做結論的時候，需要有一個記錄人記下關鍵字，回去簡單整理後 po 上 FB)

C. 結束收尾：

1. 大家分享今日收穫的內容
2. 下次預告：時間地點 (提醒大家)
3. 想分享的其他事，也可在這時候分享喔！

III. 最後一次總回顧，順勢而為吧！

進行時間約 2 個小時，期中考當週暫停。

會需要輪流當領導人、記錄人。

以上可以試著運作 2、3 次看看，看不可行，再做微調。

時間上的安排，分為：

15 分鐘導讀

30 分鐘分享提出問題

50 分鐘討論或心得分享

10 分鐘作結

10 分鐘分享收穫

三、預期成效

1. 令學人提升表達分享之能力
2. 令學人瞭知楞嚴經之全貌
3. 令學人深解第一義諦——真如佛性
4. 令學人改變觀看世界的角度，看透世界是常亦非常——從實相界觀之，是常；從現象界觀之，亦是無常
5. 令學人能判佛魔
6. 廣益學人之佛學知識
7. 令學人於佛菩提上之修行有所助益
8. 欣賞佛經中優美之文字
9. 提升學人之生命層次
10. 增進中文系之讀書風氣

四、參考書目

書名	楞嚴經新譯(主要)
作者	楊維中、賴永海
出版社	三民
選讀原因	最方便統一，也最易讀。

書名	楞嚴經講義(輔助)
作者	圓瑛法師
出版社	佛陀教育基金會
選讀原因	為佛教界公認之版本。

五、討論時程 (不得少於 5 次)

次數	日期	開始時間-結束時間	地點	閱讀文獻	研討主題
1	3/9	18:30-21:00	文院七樓	無	開場，強化學習動機、找出參與價值。 暖場，建立彼此信任。
2	3/17	18:30-21:00	文院七樓	楞嚴經卷一、二	說空如來藏，一徵七破非心。 破妄顯真。 帶妄顯真。 剖妄出真。 會通四科 真性常住。
3	3/31	18:30-21:00	文院七樓	楞嚴經卷三、四	圓彰七大 真性周徧。 佛說二如來藏。 選根修行。 如來驗證真常。
4	5/5	18:30-21:00	文院七樓	楞嚴經卷五、六	阿難疑別有結元。 縮巾以示六結倫次。 諸聖說圓通本根。 觀世音菩薩 廣陳耳根圓通。 文殊說偈選根。 道場加行。
5	5/14	18:30-21:00	文院七樓	楞嚴經卷七、八	正說神咒。 佛示禪那證位，令住圓定，直趣菩提。 五十五位歷成菩提路。 文殊問經名。 阿難問七趣。
6	5/21	18:30-21:00	文院七樓	楞嚴經卷九、十	詳辨魔境(色、受、想、行、識魔)。 總結五陰。
7	6/2	18:30-21:00	文院七樓	無	分享書籍

活動照片







2020/3/17 心得

佳豪:

此次閱讀的主要範圍大致可分為佛「二次徵心」、「三番破識」，並於其中七處破斥阿難對於「真心」錯誤的認知。

此次的討論也談及了「真心」與「妄心」的區別。而所謂「妄心」即吾人現前所用於觀察思維的這個意識心，即用八識分別、執著一切萬法之心，常為煩惱所牽隨。而「真心」即「佛性」，亦即人人之本來面目，不執著、分別而能起種種功用，本來自在而清淨光明。而真心亦不假外求，真心即妄心。一旦我們理解萬法實相，並繼而實際起修，便能轉迷為悟，轉識成智，破除迷妄，使真心顯現，所謂「真」、「妄」只在一念之間。

討論中也論及了另一個問題，「佛」和「上帝」之不同。佛和上帝之最大不同在於，佛人人可成，可由修行致之，明心見性即佛，非於我心外之神，有降禍賜福之威；而上帝不論是在西方宗教裡，或是哲學中，皆非凡人所可企及，有超然主宰之勢。而佛之境界無漏，無明盡破，無有煩惱，為究竟理解宇宙人生真相之覺者；上帝之境界有漏，未徹底了脫生死輪迴，無明未破，仍於三界中受苦。

而佛與眾生「理」上講無二無別，所謂「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妄心與真心實為同一個；就「事」上講因「一念迷悟」而有所區別，佛覺故為佛，眾生迷故為眾生(可理解為「迷的佛」，因妄失自性而不覺)。故眾生需藉由理解實相，悟後起修，返歸自性，達到佛的境界。

而因果之關係實為複雜，茲列下圖，若有興趣可待討論。

這次的討論面向有很多，很感謝梓軒提出很多問題，也感謝佳豪奮力回答，也謝謝珮瑜很有趣的提問觀點。雖然大部分的時間都有點跑題就是了，不過第一次嘛！

這次有討論到佛和眾生的區別，這可以從「理」上和「事」上來講。就「理」的層面，眾生和佛是一樣的，都有本來自性清淨的真心如來藏；但就「事」上來看，則有修行層次的差別，佛是究竟清淨，而眾生是被無明煩惱所染。「六即佛」便可以說明，眾生是佛也不是佛。

另外也有討論到佛與西方上帝的差別。佛是人可以修行而成就的，但西方上帝是無法企及的，因為是由哲學概念所創造出來的，因為無法解釋為何有這個世界，世界是如何創造的，所以將一切推給神，神創造我們。而佛則是說我們是由不生滅的真心如來藏所出生的，故而有萬法唯心所現之說。

而我與佳豪的觀念差別在於，他認為找到真心如來藏、悟了便是成佛，六祖惠能便是佛。但我不如此認為，因為這只是見道位（初地），還須悟後起修（修道位，二地～等覺），修福修慧，過了很久很久才能使其具足而成佛（究竟位、無學位），見性成佛只是方便之說，因此我不認為六祖惠能已經成佛。（而且前佛後佛相互授記，未來佛已認定是彌勒佛。）

還有談論到因緣果，佳豪說「緣」是我們能控制選擇的，這點我持保留態度，想認同但又覺得怪怪的，因為事情可以互為因緣果（就像 A 因成 A 果，A 果可成 B 因，而 B 因產生 B 果，而 B 果可能是 C 因又是 D 緣等等）。而我們影響選擇的這個思想（緣），不也是某件事的果嗎（例如上了道家思想而選擇不與人爭）？因果極其複雜，如鎖鏈般互扣，非只能用單一線便可了知，故我無法評斷，因此既非同意也非不同意佳豪的觀點。

還有珮瑜說到怕成佛，因為怕斷了七情六慾，但想要理解佛的世界觀，想要從紅塵中超脫，知道自己在做什麼，雖然矛盾，不過很正常。而我嘛……也想成佛，但想去極樂世界，因為怕被誤導。

另外結尾有討論到那些地方需要改進，就是導讀後可從重點中提問 3~5 個問題，以及發言不能為某些人所壟斷，自制外，或許可以有個主持人來控制時間。

梓軒：

〈東方佛陀與西方上帝的區別〉

佛陀與上帝有甚麼區別呢？我認為這是成與不成的問題。而所謂的成與不成，大抵便是層級的流動。我們都清楚知道，任何宗教都會有一個或多個主神，任何哲學都會有一個或多個模型。那麼基督教的唯一主神便是上帝，最完美的模型也在上帝手中，雖然上帝按照自己的樣子創造了人類，然

而當人類妄圖築建能夠通往蒼穹的巴別塔之時，上帝還是毫不猶豫降落懲罰，這意味着上帝不允許人類與自己同席而坐。而聖經告訴我們，上帝是萬能的，祂總是默默注視着每一個人，告訴我們甚麼是善與惡，為我們解答所有懷疑，卻沒有告訴我們如何成上帝，無論我們如何努力，也僅僅更像上帝而已。類似，但永遠不是。因此我得出一個結論，上帝也許會庇護我們，但絕不會讓我們成為上帝。

但佛陀不同了，佛陀是人，佛陀的梵文是 Buddha，意思即是覺者，覺者乃開悟之人，他比之普通民眾只是聰明了些，還沒有到了妄自稱神的地步。佛陀歷來有許多個，釋迦牟尼是一個，耆那教之祖也是一個，但往後因為佛教勢力增長，佛陀就神格化了，也變為釋迦牟尼的專有名詞。然而在神格化之前，釋迦牟尼不過是一個理想模型，如儒家以周公為模型；墨者以大禹為模型。而在佛經裡面提到，只要人人願意用功修行，人人都可以成佛。我們可以先往阿羅漢發展，然後再去體悟菩薩道，修為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化身為佛了。於此，釋迦牟尼還是很樂意我們坐在他旁邊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上帝與眾生是有距離的，神與人是二元對立的存在，其層級關係紋風不動。至於佛陀則超脫了二元對立的範疇，眾生可以成佛，佛自眾生而來，其中的層級關係具有向上流動的特性。職是之故，佛陀與上帝之間的區別在於層級的流動。

珮瑜: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佛學，因此在讀經過程中傾向白話翻譯。

楞嚴經從如來和阿難的對話開篇，討論到阿難自責己身被妖女幻惑這件事，其實我不太能理解為什麼要如此責難自己，這並非阿難自己主動犯錯，而是中了幻術呀！

在讀書會上提出此點，感謝佳豪學弟和寶樟同學解惑，其實自身會被迷惑便是阿難自身之修煉不足。(其實我還是覺得阿難很可憐)

另外討論到一個大重點「佛與上帝的不同」，結論為佛是人人可成，只要透過修行便可證得菩提；而上帝是固定的信仰符號，即使神愛世人，卻不可為世人所企及。

由於這次讀書會是第一次舉行，在過程中有些生澀，不過我們討論出可以在導讀後由導讀者提出三個問題，提供給與會者思考、交流，增加互動性。

2020/3/31 心得

佳豪:

此次讀書會談及了文字和真理間的聯繫。佛法之中有所謂文字般若，以及實相般若。文字、經典的流傳旨在使眾生透過文字，進而領悟實相，即由文字般若開顯實相般若。文字只是中介的工具，若執著於文字相上，便無法體悟真理，只是成為一種記問之學而已，佛也對此多加喝斥。

此外，我們也討論到了佛法和俗世價值的衝突與否。其實佛法最強調的就是落實在生活中，所謂「佛法不礙世間法」，離開世間法也就無佛法可言。學佛不是消極，也不是什麼都不能做，而是「改變心態」去做。學佛之後一樣能上班工作，一樣能關心社會時事。只是一般人是以貪嗔癡等煩惱心去看待事物，使自己的心役於事物，而真正的學佛者，了解事實真相的人，則是以一種清楚明白，不陷溺其中，且以慈悲之心去看待一切事物。該賺錢還是要賺，該吃飯還是要吃，該幫助弱勢還是要幫，只是做這一切的念頭都不是出於自私自利，而是順勢而為，不礙世間法，而進一步將生活與修行融合而已。

寶樟：

歡迎新加入讀書會的鈞尉！

這次導讀的內容主要是在講「十番顯見」，和以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來說「即妄即真」。

其中一個很奇特的，就是「見性」既非自然生，亦非因緣生！也就是既非非因緣生，也非因緣生，矛盾嗎？不！那是因為「相妄性真」！

虛妄二字：虛，便是無實體；妄，便是無所從來，忽而出生。無實體，便是非自然；忽然出生，便是非因緣。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皆是虛妄，都無實體，並且如眼病見空花般忽然出現。為何說忽然出現？因為它們不是從根、塵、空出生的，根塵都只是緣罷了，他們真正的因是如來藏。

以比喻來說，如來藏是大海，世間的妄相即是海上的波浪，波浪需因海而生起，無海則無波浪，波浪不離大海，故而說「即妄即真」。波浪不斷生滅，而大海無生無滅，故曰「相妄性真」。

此外有說到有趣的一點，就是第八識阿賴耶識。這個宇宙世界、包括面前的我、包括你自己的身體、包括感受和思想，其實是都是阿賴耶識變出來的喔！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阿賴耶識，並且都活在自己阿賴耶識變出的世界。但為什麼我在自己世界砍了一棵樹，你世界的樹也被砍了？因為眾生的第八識資訊會互通，並且互相影響。

在這次楞嚴經讀書會之前，曾經發了一個問題：「老子之『道』是否同於楞嚴經 67頁（三民書局）所說的「冥諦」或「遍滿十方的真我？」

所謂的冥諦就是：印度外道數論師所立二十五諦之第一，認為萬物的本源在最初是不可知的，渺茫難見，故名冥諦；千變萬化的事物皆由此生，故又云自性、勝性。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有更進一步的解釋：

百論疏上中曰：「所言冥諦者。舊云：外道修禪得五神通，前後知凡萬劫內事，自八萬劫外不能了知，故云冥。智度論云：覺諦者此是陰中識，外道思惟：此識為從因緣得，為不從因緣？若從因緣，因緣是何物耶？若不從者得此識，既思惟不能了知，便計此識從前冥漠處生，故稱冥諦。亦名世性，一切世間以此冥諦為其本性。」

楞嚴長水疏二上曰：「言冥諦者，或云冥性，或言自性。梵云僧伽奢薩坦羅，此云數論。立二十五諦，最初一諦名為冥諦，計以為常。第二十五名為神我，亦計為常。我思勝境，冥性卻變二十三諦，為我受用。我既受用，為境纏縛，不得解脫。我若不思，冥諦不變。既無纏縛，我即解脫。名為涅槃。」

之後我無意間找到了答案，也就是釋印順的《中觀今論》：(註1)

「一般宗教、哲學者，在此即感到困難，於是推想為上帝創造萬物，以為有上帝為一切法的生起因，困難就沒有了。但推求到上帝，上帝就成了無始無終的！說上帝創造一切，而上帝則不由他造。印度數論師的自性，又名冥性，即推求萬有的本源性質，以為杳杳冥冥不可形狀，有此勝性，由此冥性而開展為一切。老子的『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亦由此意見而來。」

由以上可知，「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的「道」，同於數論外道之「冥諦」，不可知不可證，只是思想上建立出來的一種概念。

在世俗價值上，學佛何用？

因為梓軒如今崇尚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合一，對於滿口的仁義道德，以及談論形上的道，對人生並無幫助。我問說若只專注於眼前手邊之事，是否會迷惑於現狀表象？他則回答：做就對了，若發現錯了，修正就好了。

對我來說，世俗不重要，我要的是實相（事實真相），在世俗上自然就會知道要怎麼做了。若是以功利為目的來學佛可能會大失所望。因為你會發現，你什麼都沒得到，因為沒有一個能得者。

我記得珮瑜回答蠻不錯的，只是我忘了，還請他們寫心得時說一說。

題外話，人生有無價值？人生本來就沒價值，這不是相對於人生有價值，而是超越有無價值。因為人生並不需要去評價，評價人生的是虛幻的意識，用虛幻評價虛幻，終是徒勞。就像對一個清醒的人來說，問他夢中的人生有無價值一樣。

佛教專有名詞之解釋

還有因為大多是初學者，對專有名詞沒概念，因此很多都讀不太懂，建議要從基礎的概念開始，從新打地

基。選擇一乘佛法的楞嚴經，一下跳太高了，讀不懂，也跟現實脫節。跳太高是沒錯，但會覺得和現實脫節是因為楞嚴經前半部是在講「理」，若不明理，單講實踐，則若無頭蒼蠅，不知所往，不知要義，何能修成？後半部則講「事修」，免得成了空談。所以前面的概念還是要先瞭解才行，解行並重，才能事理圓融。

佛家是否存在真理？

我認同珮瑜的說法，佛法無限接近真理，而我更想講，佛法便是真理。再更進一步來說，是否為真理的差別，在於我們有沒有去體驗實踐，若沒體驗、不去觀行，就如同說的滿口山珍海味，終不得飽，終究只是與我們無關的語言文字罷了！

另外還有勝義諦和世俗諦的差別，或許可以下次討論。

為何會認為「眼見為憑」，會「迷信科學」？認同「唯心」或是「唯物」？

我記得在這裡大家不斷的爭論，科學是不是多數決，還說到 $1+1=2$ 什麼的，最後學弟說你們說的都是戲論，都是胡說。這我覺得蠻有趣的。

簡單來說，「眼見為憑」相信主觀感覺，「科學至上」相信客觀數據；「唯心」就是心生物，「唯物」就是物生心。

感覺和記憶皆是不可依憑的，因為太主觀了，只有自己能證實；而科學數據雖然客觀，但解讀者卻是主觀的。而且科學亦有其界線，例如夢如何客觀測量呢？

其實兩者的共通點是在於「相信」，意識、意根在相信某件事，但當我們去探究是誰在相信時，便會發現，這個問題就變成了佳豪所說的戲論了，因為實在沒有一個我在相信什麼或不相信什麼。如同夢行十里，實無所行，皆是如同楞嚴經所講的，因妄所見之空花。

佳豪說「不墮兩邊」，但我忘了如何不墮兩邊，而且不即不離，到時還請佳豪再補充一下。

註1：印順的《中觀今論》我們覺有時間的前後延續相，以當下的現在而見有前後，即此前後相而說為現在。由於諸法的息息流變，使人發見時間的三世觀。在此，更顯出緣起的深妙。凡世間的（存在）一切，都是幻現為前後相的；但同時，也可說世間一切，都是沒有前後相的。因為，如以前後的延續相為真實有自性，那麼前即應更有前的，前前復前前，永遠找不出一個元始的極限來！即使找出原始的邊沿，這原始的已不是時間相了！時間必然現為前後相的，今既為原始而更沒有前相，那就不成為時間，也必不成其為存在了。有前即是無前；照樣的，有後，結果是無後。因此，佛說眾生流轉生死以來，「本際不可得」。本際，即是原始的時間邊限，這邊限是不可得的。若說有此本際，即等於取消了時間。一般宗教、哲學者，在此即感到困難，於是推想為上帝創造萬物，以為有上帝為一切法的生起因，因

難就沒有 了。但推求到上帝，上帝就成了無始無終的！說上帝創造一切，而上帝則不由他造。印度數論師的自性，又名冥性，即推求萬有的本源性質，以為杳杳冥冥不可形狀，有此勝性，由此冥性而開展為一切。老子的「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亦由此意見而來。又如近代的學者，說一切進化而來。如照著由前前進化而來，而推溯到原始物質從何而來，即不能答覆。好在站在科學的立場，無須答覆。要知一切法似現為時間的延續相，而實自性不可得，僅能從相依相待的世俗觀去了解它。心與境是相應的——而且是自識他識展轉相資的，如函小蓋也小，函大蓋也大；認識到那裡，那裡即是一切；觀察前後到那裡，那裡即是始終。緣起法依名言而成立，但並不由此而落入唯心，下面還要說。不應為自性見拘礙，非求出時間的始終不可。無論是執著有始，或推求不到原始而執著無始，都是邪見。佛法，只是即現實而如實知之而已！凡是緣起的存在，必有時間相，有時間相才是緣起的存在。時間是緣起的，是如幻的，是世俗不無的；但若作為實有性而追求時間的究極始終，那就完全錯了。

梓軒：

〈科學性之於哲學〉

科學性之於哲學，我認為是一種實踐的表現。而實踐是哲學需要直面的大門，如果不經過實踐，哲學的問題只會停留在膚表，只會變成空洞的理論而已。所以在諸多哲學家的眼裡，實踐是一個重大的考驗，畢竟不經過實踐的話，便不能證明理論的可靠性，也不能察覺當中的疏漏，而且想要說服他者相信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給出具體的成果。成果需要實踐。那麼科學性作為實踐的表現又是如何？首先我們得明白甚麼是科學性。所謂的科學性，即是堅持認識的客觀性和辯證性，追求事實的依據，因為沒有事實依據的理論是虛構的。扼要而言，可以用「實事求是」四個字概括之。

無怪乎康德在《純理性批判》捫心自問：「我應該做些甚麼？我可以希望甚麼？」接着將哲學分為學院與世界兩種形式。學院層面的哲學是一個邏輯完美的模型，它需要在世界層面上追求實踐的可能，因為哲學的意義是為那些行走於世的人所服務。若是舉例來說：儒者「復禮」所以正冠；墨者「非攻」所以習兵。思想不再侷限於思想，思想之表現在於行為。如果我們否定了人類追求事實的本能，很容易淪於一種虛無主義。是否因為這個世界本是空無，所以我們就要放棄思考？答案顯然不是，意義的創造在於我們自己，而非這個世界，因此培根寫了新工具論；因此維也納學派倡導科學方法。學而有道，心靈的作用應是對知識進行歸納或演繹，而不是盲信或直覺，解析問題的時候要有科學性的答案。

有人以禪宗的「標月之指」反對科學，因為我們容易沉溺於科學之中，是而遺忘形而上的真理。對此我不敢苟同，荀子說：「學不可以已。」的前提是甚麼？是「君子善假於物。」莊子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的前提是甚麼？是我們必先有筌。同理「標月之指」的前提是甚麼？是那根手指，無指又何以見明月？因此「標月之指」和「得魚忘筌」之類的話並非反對科學，只是提醒我們在追求真理之時，不要忘記初衷。縝密的學識和嚴厲的論證還是需要的。

珮瑜:

此次導讀範圍是「十番顯見」、「即妄即真」。

這次讀書會發現一個大問題，由於與會者多屬初學，故對於專有名詞之詮釋、掌握不夠全面，導致閱讀、交流過程中有極大障礙。

雖然我只是初次接觸佛學，但閱讀至此，便可隱隱感覺佛家對眾生的包容性。在各大專業領域中，常見各家各持己論、相互攻訐，我常感到疑惑，難道自己的意見必須通過貶低和否定異說來立論嗎？

我以為佛家之超脫便是在此，他兼容著世界萬物，卻不被他們影響、也不想去影響他們；獨立於眾生之上，卻也擁抱著他們。

這是讀書會第二次舉辦，明顯感受到流程上流暢許多，新增一點可改進：以後的導讀者可以製作講義，並且加上對佛家專有名詞之注釋。

2020/5/5 心得

宥親:

這次提出了幾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想起文字只是一種載體、符碼，當我們轉化成抽象知識時，是否還需要存留著文字呢？

若是保存，是執著嗎？

我感到有些疑惑，不僅只在上課、讀書會，整個世界似乎習慣於用載體去具體事物。在生病的幾年，我也曾經思考過究竟這樣的病症到底似人類為了分別而加上去的，或者是我們能有真正的指標可以明定。

讀書會和學弟妹，算是自己大學時代的末尾。本來就不擅長思想類，但仍然從學弟妹講述的過程中得到不同的思考方向。

能聚在一起就是緣分，想著疫情蔓延、國際間瀰漫著肅殺的氣息，還能何以強求？也不過就是彼此拋開成見，在學習上互相提攜。

佳豪:

問題一：無法分別是好事嗎？就像不分別生死。而且明覺很抽象。

佛並不是教人「無法分別」，而是教人不要「執著於分別」或是以「虛妄心分別」。所謂不分別生死，並不是一種愚昧或無感的狀態，而是你已經洞澈人生真相，明白並無所謂真正的生死。肉身

的生死是虛幻的，是因緣和合的；而真心本性是不生不滅的，從無生死之有。

而明覺之所以抽項原因有二：1.我們對佛法的理解不夠深入，僅讀過幾遍經文，是難以理解大乘境界的。2.從修行(體驗)上來說，我們連空性都尚未見一斑，更無法企及明覺得境界，這是需要一步步來的。

問二：追求圓滿的境界比較好，還是一步一步的來？如何才是圓滿的境界？

佛說八萬四千法門，其中有頓教、漸教、秘密教及不定教。頓教較似禪宗之直指人心，大徹大悟，及密宗之當身成佛，當下教人大開圓解，適合上上根器之人修學；而漸教則教適合中等根器修學，藉由經教引導人一步步進階，漸次領悟實相，慢慢臻至圓滿境界。因此頓、漸，並無好壞之分，端看個人根器適合。對於現在普遍眾生而言，漸修或特別是教外別傳的淨土法門，較適合我們修習。

問三：文字語言對佛來說是什麼？

佛說有所謂「文字般若」，撰意立言非佛本意，旨在透過文字傳達實相予眾生，因此我們不可執著於文字，文字只是指向真理的媒介。若著於文字，則如同老子所說的「道為天下裂」，將牽人離真實愈遠。

寶樟：

——隨記

謝謝梓軒的導讀。

這次的楞嚴經讀書會有講到萬物是如何產生的，過程很是玄幻，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我覺得很有啟發，就是最根本的原因是錯誤認知，也就是不知道覺本明，卻妄想得到明覺，而有了無明與明覺的分別，因為有了分別，世界就此產生，開始了生生滅滅。

而殺盜淫也是輪迴的幫凶。因此要脫離輪迴要斬斷輪迴的因緣。

「無明」無法追尋更之前的原因。

問題一：無法分別是好事嗎？就像不分別生死。而且明覺很抽象。

耳朵有聲能夠聽見，無聲耳朵一樣聽得見。

解六亡一：以一條巾來譬喻如來藏，上面打六個結，分別代表色塵、色根、受、想、行、識。代表雖有六，實為一，解節後，便不再有異同。

問題二：沒異同是否為好事？

佛斥責小乘，要弟子們棄小乘而轉向大乘。但梓軒認為小乘反而更加有人情味，而大乘太高大上，反而更有距離，認為楞嚴經不是我們這個層次適合讀的。

開始反駁說，佛家認為「應該追求永恆而不是生滅。」但是我們既然生而為人，有感情、會有錯誤認知，因此大家而有差別。

有了這些異同差別，才會覺得活著。

就像是魏晉玄學說的，聖人到底是有情還是無情呢？

就像是《諸天的眼淚》作者崎雲，讀了很多的佛法，還是無法脫塵。

這本新詩的書，是用了戲劇獨白體，借其他人物的口來表達，並以第一人稱表達。

其中一句「觀光和消費，也曾是你與我最深層的慾望。」那作者是否不在意塵世呢？

〈我沒有一雙足夠好的眼睛〉講到社畜工時長。

梓軒覺得楞嚴經其中有一點很詭異，就是佛明明已經六根合一，但為何說法時卻動用六根。

佛在這部經中，否定了小乘，但其實是為了讓大家屏棄小乘執著的境界，而不是全盤否定，因為小乘是大乘的根基。

梓軒還提到了一點，就是楞嚴經似乎是一元論。我們對於佛所說的，是應該懷疑反駁呢？還是全盤相信？

在這邊我略有解答，在阿含經中，佛是教導弟子要有懷疑的精神，就算是佛所說的也一樣；但是到了大乘時期，叫你只管信就對了，佛所說的是絕對的真理，不能懷疑佛所說法，否則就是謗佛謗法。在楞嚴經中，阿難對佛所說的全盤接受，而不去懷疑。而且像外道懷疑自己是否有頭，這是美的。

如來是可達到之模型，只當參考。

另外有談到吃素。

吃素有何好處？培養慈悲心、降低慾望、節能減碳愛地球。

那為何會有素肉？因為素食者需要蛋白質以及為了接引剛開始吃素的人。

吃素就是非執著嗎？其實無關乎執著，只是一種選擇罷了！

佛的境界是否完全沒有慾望呢？

我認為是的。因為已經看透接受了這一切。

佛法很深，很多概念都沒辦法普及化。

大小乘的比較，大乘憐憫眾生，走進人群中，把宇宙人我看成一體的；小乘不通世故，獨自修行，為自了漢。

之前講到佛是有情還是無情？非有情非無情，沒有情緒，但有慈悲。

我覺得梓軒很厲害，他說他在小時候想知道什麼是「仁」，因此去參加了很多志工，但還是不了解「仁心」何謂。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

「何錯之有？」

言語可以看出一個人執著的地方。

想要去除欲望，這是否是一種欲望？像是一個迴圈的問題。其實只要順其自然就好了。

有親學姐每天都會問？我今天為何要活著，讓自己那麼累？

梓軒給的補充現代詩中，我們討論到了我與無我。有我，帶入感更強、更有溫情，藉之來引導、溝通。

〈解答〉這一篇是在說石像，這一篇是不是只是佛法名詞的堆砌？此詩是否亦是佛法？

無處不是佛法，故此詩亦是。

佛法是思考和修行。

在對話討論中，有人質疑是否有對錯之分？因為說我錯，當反問何為對的，卻又說沒有對錯，豈不詭異？或是應該說，在交流時，是以何種身分在對話？是同等身分呢？還是超越、前瞻的身分？

吵架也是溝通的一種呵呵。會激起精彩的火花。(但當事人應該不是這麼想吧……)

有親學姐說，生而為人，貪戀著紅塵，活著又痛苦、又享受。

讀這本楞嚴經太跳躍了。

宥親學姐信仰藏傳佛教是為了碰撞思想。(信他就是為了不信)

現在我看那些詩，描寫紅塵，是為了表達世間本來如是，不論有情無情，有我無我，開悟未開悟，皆存在於世界上。

而大乘境界對於紅塵的看法，最終是接受紅塵。而在前往那個境界的途中，修學過程中，為道日損，放下到無我，看破而不執著，最後接受世界原本的樣貌。

靜靜的看他來，靜靜的看他走。而看者誰？無我，故無有能看者。(參禪……)

是否有善惡的程度、分別？

〈解答〉其中一句，「不言不語，卻激起最響的回音。」那會因應該不是真實的回音，而是作者心中的回音、反思。

如來說法 49 年，卻無說一字。

梓軒在看經時，腦中會浮現畫面和如來的聲音。

問一：讀了楞嚴經之後，如何體會自己的覺在哪裡？

這就把「覺」當成一樣外在的東西去體驗，但其實當下的體驗就是「覺」啊！

問二：追求圓滿的境界比較好，還是一步一步的來？如何才是圓滿的境界？

應該說是漸修頓悟吧！其實我也不知道終極圓滿到底是什麼境界，只知道若能接受一切，不圓滿也成了圓滿。

問三：文字語言對佛來說是什麼？

其實不管是對佛還是對人，就只是傳達的工具而已。

梓軒：

〈聖人有情無情〉

聖人有情無情的問題，在魏晉南北朝有過激辯。當時的經學家何晏主張聖人是無情，而王弼則主張聖人是有情。何晏覺得聖人道合自然，純乎天理，則可以言無情。天理是沒有意志的，所以孔子才會問：「天何言哉？」而聖人作為人倫之至，自是承天之德，因而與寒暑同其變化，而未有心於寬猛；與四時同其推移，而未有心於喜怒。何晏說：「聖人無喜怒哀樂。」乃出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的基礎。聖人所以無情，是因為聖人之道便是天地，天地法道，道法自然。何晏又說：「夫道者，唯無所有者也。」道的最高屬性是「無」，既是無跡可尋，那

麼得道之人的情感也無跡可尋了。

王弼則承自何晏的聖人無情而發展聖人有情。對於王弼而言，聖人到達情感無跡可尋的境界乃是：「今以其無為累，便謂不復應物。」就像在跟石頭講話，永遠得不到回音。何晏「以無為本」，顯然將「無」的個性凌駕於萬有之上，但王弼卻選擇「摭有顯無」，也就是：「有之為有，恃無而生。」體驗「無」的個性是透過「有」來觀察的，所謂的無中生有便是：「無不可以以無明，必因於有。」因此聖人必是敏銳的，茂於神明的，不然他是無法體驗「無」的個性，正是因為能夠體驗「無」的個性，所以他一定產生五情，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王弼將聖人有情的基礎建立在聖人無情的體內，生生之德於焉產生。

於此，我忽然想起上個月提問。我曾經問道：「佛到底是有情還是無情？」有人對我說：「佛非有非無，但是慈悲。」慈悲又是甚麼？「慈」是指帶給他人憐愛與幸福；「悲」是指掃除他人心中的陰翳與哀傷。佛又曾說：「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即是眾生的苦難和自己是一體的，既是一體，想必清楚且明白，也就是同理心。既有同理心，怎可以說非有非無呢？我想佛一定有情，否則他不能「同體大悲」，也不會知道解除他人痛苦的方法。

《諸天的眼淚》選錄(講義)

崎雲

使我所見皆慈悲，所聞皆愛
淨我醜陋的結痂與戒疤
使我成為最好的人

諸君的眼淚

人何以活著？

一個擁有穿越人間地獄的剔透靈魂視角的詩人。

羅智成 (詩人、作家) 崔舜華 (詩人) 鄒佑昇 (詩人) 撰文推薦
唐捐 (詩人、台大中文系教授) 陳育虹 陳義芝 (詩人、臺師大國文所兼任教授) 傾心推薦
(按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解答〉崎雲

我在這裡，俐落的
紋理，使我更像一個人
平常的時候，不動
凝止寒冷的思維
由內而外潤濕於膚表
使冷靜而似真理的神色
不見一點緊張，即使
有泉水沿頂上的巖石
帶來陰暗的念想
與聲音，我的衣袍
依然是古典而寬鬆的
保持無風且自飄揚的姿態
背對石窟，面向心中
更大的山壁。多少年了
我仍不輕易抬頭看你
你的欲悟未悟，你的消沉
痛苦，也曾是我的
踟躕，我的九分閉眼與一分凝思
皆是為了更合適的人
所刻鑿上去的微笑
沒有暗示
亦無具有禪意的解答

〈回音〉崎雲

你在這裡，神情
平穩而安靜，這是
最後一次來看你了
穿越幽暗且潮濕的隧道
手秉燭光，帶來飄搖的
身影於石地灑掃
空氣中的塵灰，一再
停留於落在你我的肩上，如寶幔
而水聲竟亦長出了枝蔓

也僅有枝蔓，似春花
散盡而徒留一絲
疑惑，貪愛，與年輕的
不確定性，保留一切
去向與來意。像你
持捧於雙手之中
堅實的鉢，鉢中濁水
如我駐足於此多時的凝視
與思索。遲滯的
腳步聲，且一再提出疑問：
為何你總是不言
不語，卻能激起這洞窟
最響的一處回音

〈安心〉崎雲

常年幽暗的洞穴裡
偶然被察知而止步於洞口
日光與月光的灑照處
有熱與清涼的攻防
引起思索，一如時間
亦曾仗劍深入至洞穴底處
擊鑿伏藏的真相，等待
某人前來且接納某人
僕僕地坐進來，不動
聲色地，拉長成久遠劫前
一處山壁，壁前有嶙峋的羅漢
顯影契道之初的神情
微笑於剎那間綻開，額首
滴下的香水遍大海，一往無降
往於欲悟未悟之彼岸的初初起行
持守一箇光明的答案
八方滿是風聲，或親像自己的苦難人
心脈的頻率，慢下來
臆想是一葉昆蟲之薄翅
墜入鉢中，轉，再轉

一樹枯葉之前生是如何盈脆
鮮綠，為虛空傳遞消息
又甘願地回到了這裡

〈破獄〉崎雲

水蠶輕觸泉尖
繼起音聲的漣漪
想起毅然木斷的聲響
落雨，凝露，推窗的吱呀聲
人世間總有部分
是無法承擔的全體
若窗檯上殘存的蚊屍，蛾翅
仍固執地橫躺在昨夜
近乎完好的電光裡
看落雨如穗，土崩瓦解
傾斜的傷口在絨起的複眼上
割出濃霧，抵抗光閃
與幻夢的折射，盡其形壽
穿越茫茫草野等身高的千葉盡裂
聆聽遠處有洋流般的弦音
呼吸之中的大寂靜
掩去窗前一面風旗
獵獵走過一名枯瘦的行者
留下的淺淺的微笑
在昏黃欲暗的意識中

崎雲〈上邪〉

多次走向河
看腕上的黑曜綻虹光
直照所有的病穴
隨風襲樹影，放下呼吸
感到有一絲熱情
在冷，在荒山白鷺
迷茫於河邊半傾的水車
前緣，後續，明瞭彼此所在的

愛與不及

皆是不值得信任的生機

若此刻你穿越茫茫的蘆葦叢

輕聲喚我，我仍會答應

直至心識渺小

而神明，天尊流淚

會晤無言

廟宇半崩毀

崎雲〈me〉

Potalaka，我想將

珍藏多年的雪石，親手

贈與龍女，你覺得好嗎？Potalaka

靜此刻，我突然能夠理解你

與你的寂寞

大抵如我足間搖曳的蓮梗

梗下汙泥，汙泥的遲滯香

浮載著苦海邊的舟筏

只因那是故人

所留下的唯一暗示

Potalaka，我明白我的咆哮

會是你的，也必定

是你的，正如我的思念

使我金銅色的毛鱗

開始有了鏽跡。此處乃惡人

叢聚的地方，Potalaka

這是第一次，亦是最後一次

龍女擲來的花苞落在我肩

發出清脆的響聲

割傷我的耳

我從未如此清涼

從未如此感到幸福

崎雲〈ni〉

Potalaka，你是否

也曾如我以智慧之眼
洞見南海有成片的蓮梗
散而復聚，聚而復
散成一道道凜冽的寒流
自天際與海心之間
湧動而來，聲勢
似寶慢與長長的腰帶，似髮
與髻，與卍字胸前
的寶石珠鍊，似鑼鼓
與龍女清脆的歌聲
前來接引我們。Potalaka
熟悉的花香與髮香俱在
我們的故人，何時才會歸來
實現久遠劫前
應許過我們的授記，Potalaka
你也有所感應嗎？
又將到了鐵蓮花開的季節
故人並不知道是我
阻止千舟續行與萬人香客
攜帶念念前來叨擾
雜染我們的清淨
Potalaka，你要保守
秘密，世人所留下的喧囂
與嘈嚷，觀光與消費
也曾是你
與我，最深層的慾望啊

崎雲〈我沒有一雙足夠好的眼睛〉

他們說再努力一點
就能擁有自己的家。我一天
有十六個小時可以努力
兩個小時加班，兩個小時
吃飯洗澡與企劃四個小時的休息
如何更加精準地在夢中
捕捉通訊軟體的光

領受來自遠端的神諭
以為天亮了，滑開手機
為錯失的報數懊悔
居於末座
翻開牆上的日曆，光滑的油墨
總帶來粗糙感，生活
紅字，紀念日與節慶
都早已與我無關

我的一周有十二天
我的朋友也是，我的時間
與老闆不同，與官員不同
但還好，我是合法的，我的老闆也是
合法想像自己擁有一個家
有一臺堪用的車
能偶爾載老邁的父母回鄉

我覺得自己應該堪用
應該吧，應該勉強可以算是個
堪用的人，應該算是個人
我有不錯的學歷與大把的時間
有夢想與希望。有家
我想要有一個家
我只是沒有錢，三十歲了

我日日看着自己的笑容
好像有些僵硬，這樣不行啊
活著需要一些幽默感
老闆說我是她心中最軟的一塊
但我的父親得了肝癌，還好
還好這些病都與心無關

我的身體有些不堪負荷
我吃了半年的藥，有一天若死了
也是因為我本來就有病，還好
還好我還有很多的時間

與信任，我有病
對不起
我沒有一雙足夠好的眼睛

2020/5/14 心得

珮瑜：

此次讀書會由我導讀，所製個人講義與心得、提出問題如下：

自覺已圓能覺他者 ≡ 《大學》明明德、親民

攝心為戒 (對治)

三障 (三無獨字) = { 1. 增上戒學 (戒) = 持戒 (由戒生定) → 真
2. 增上定學 (定) = 禪定 (由定發慧) → 映
3. 增上慧學 (慧) = 智慧 (由慧起修) → 知

連到解脫 課生既 結縛煩惱 得到菩提 盡通的修行之道

斷除中竟後之神通 (清淨: 沒有煩惱、脫離輪迴)

攝心 (如來稱之為戒) → 不淫 → 超脫輪回
淫心 → 墮魔道

上品: 魔王
中品: 魔民
下品: 魔女

要失教: 斷除淫心 → 墮魔道

斷除殺心, or 上品: 大力鬼
中品: 不行夜叉
下品: 地行男殺

自食 (因) 得到苦果
联想: 西遊記

③ 斷除偷盜心 → or 墮「邪道」

上品: 精進
中品: 長修
下品: 被欲附著 (邪)

修習三昧正定 → 修斷漏加的一种
平等正心所現 → 出離魔障

如來不以此比在自伙食
! 非身體強弱、不過階級
世以丁錢生

自欲得「攝上品」
宣稱自己得攝「大法」騙人
疾人失本心、散髮財

④ 身如無性 盜殺 → 斷除大淫 (戒定語)

稱得善說已得道 → 善果同功、名財
稱果說已因果

彼不說「他們是真正 佛以前此科已斷善根」
菩薩、阿罗汉、 ← 佛性阿罗汉者 持戒佛性種子、
不同智慧之人 ← 不會再生、不再生知正理

阿難同設道場爭道、如來授授羅睺、大白傘蓋咒、
使眾生誦讀、即得佛戒、眾生即可還離障業咒

使不生誦人 ??? 破煩惱、度苦海 破破戒者戒根
破不福智雙全之子 即「增上死」 戒律清淨

會中金剛、轉王、天帝釋、四大天王及眷屬、听完佛說
稱讚之功德、紛紛回集佛殿護持誦咒之眾生 联想: 戲

寶樟：

——隨記

謝謝珮瑜的導讀。

以戒定慧對治貪嗔癡，很有邏輯。

而將魔道分成上中下三品，有種魏晉的九品官人法的味道。

上品是魔王，下品是魔女，這是不是性別歧視？直接回答，是的。不管是印度還是中國都一樣。

在西遊記中，妖怪得到的資訊是吃唐僧肉可以長生不死，為了自己，所以去追求。而唐僧旁的動物可以成佛。

問：是否學佛需機緣呢？

沒錯，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滅。

有講到末世有人未斷偷盜，卻自稱無上道，某些宗教師父，騙信眾家財。

比丘托鉢，是為了斷除貪心，沒有私有財，更能察覺我們只是暫寄世間而已。

楞嚴咒珮瑜感到佛教的寬容之感，因為唸了咒之後，就能使破戒者清淨。願意原諒做錯事的人，令人能夠安心。

這本楞嚴經前面哲學思想，給人嚴肅之感，後面卻像民間勸善，救贖之感。

佛是完美的結果，那我們是否能達到呢？或是其實我們可以選自己可以達到的結果？

梓軒沒繼續看楞嚴經，回頭去讀金剛經。

楞嚴經裡面有一些神奇的效果，誇大的言語，是為了讓民眾接觸到。就像是演講心理學，把話說的決絕，大眾聽進去後，不會思考。就像是希特勒。

咒語也能夠令人安心、有勇氣，不論結果是否有效。

以下圖片為 5/8 梓軒去香港寶蓮寺:





梓軒去香港的寺廟，打坐心靜不下來，打坐沒有感覺。認知到自己原來靜不下來。(第一層次)

打坐是為了什麼？讓心靜下來，讓身體大腦放鬆休息恢復，返璞歸真。(第二層次)

就像失眠，在那兒胡思亂想，就得不到休息。忽略基礎沉心的功夫，先好好生活。

身修行 vs 心修行

仁，就是體會別人的生活。

我們可以多接觸人群，和和尚對談，出去戶外走走。

談到中文系的層次，從喜歡欣賞中文，到了解中文，到化為己用。中文系要往上爬，梓軒有點不滿中文系部分學生頹廢樣。

若我說紅樓夢很爛，妳會直接情緒反駁呢？還是會問為什麼？

(鈞尉和梓軒對「知」與「行」的定義與關係爭吵 ing……)

校外教學 (實際行動)

葉梓軒感到不安，母親節的香港事件，感覺快沒時間了，沒時間慢慢學，要當下立馬下決定，害怕迷茫，面對警察時該怎麼辦？被迫做選擇。

香港沒有教科書，也沒有圖書館。志祥老師卻說「全責自負」，沒書也要裸考，不體諒。

問一：如何知行合一？

最徹底的就是完全洗腦，行為自然改變。

問二：妖怪吃唐僧，能怪罪妖怪嗎？

就像是殺人為惡等等，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生，只是事實而已，而人們卻賦予了善惡，去怪罪別人，套牢了自己和別人。

問三：讀楞嚴經的目的為何？功利和目的有何重要性？

沒有目的，僅是活著，才能不受限制的體驗，這不是很美妙嗎？

請 YouTube 搜尋：「薩古魯 目的」

梓軒：

〈何是知行合一〉

這是王陽明學說的核心。知是良知，行是實踐，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對於王陽明來說，兩個概念是不可對分的。若是偏於知而寡於行，就是妄想；若是偏於行而寡於知，就是冥行。而王陽明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之說，僅是為了糾正理學的毛病。那理學又有甚麼毛病呢？若以一言蔽之，即是紙上談兵。

當時朱程學派的主張是：「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這種說法無疑是將知與行一分为二了，有崇知而抑行的意味存在。而程頤也曾經誇大其談：「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這種錯誤的認知時間一久，結果助長了重知輕行的學風，王陽明認為這是不可取的。而且朱程學派太過執着於無窮無盡的事理，凡事格物則太過繁瑣，因此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的理論，目的是為了上補理學之不足。

那麼知行合一的要旨是甚麼呢？致良知。良知這個概念來自於孟子：「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意思即是：如果可以不思考而知道的，乃是人的天性。這種天性其實與心有關：「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良知是心，心是天理，也是一種生化萬物的知覺，包含道德判斷的責任：「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但在良知之前的知，只是單純的意識活動，侷限於「能視聽言動」的層面，所以為了讓意識活動轉化為更深層的道德判斷，或一種道德上的自覺，我們需要知與行互為表裡，知必然要行，沒有實在的履行便無以至良知。

也許會有人問：「我怎麼曉得那個知一定是良知，那個行一定是正確無誤？」我給出的答案是：「先做了再說，如果錯了，那就去改吧。」因為我認為在矢志於學的時期，有作為好過無作為，畢竟我們才二十幾歲而已，這麼早就要學老莊澹泊無為？還是趁着年輕之時多些體驗這個世界吧。我們學院派最大的詬病就是重知而輕行，對於仁義如是，對於佛理如是，因此我在讀書會上提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正是希望諸君不要淪為象牙塔裡的沉思者。

2020/5/21 心得

寶樟：

這次的楞嚴經讀書會有說到什麼是開悟？我曾看到一種說法，也深感認同，開悟就是——恆久的非二元覺知。

不用把開悟想的多厲害，其實簡單來講，開悟就是接受現實。剛剛提到的二元覺知，也就是對錯好壞等一切相對的事物，都是意識分判，但事物就只是事物而已。

開悟不是擁有神力，不是知道一切，而是接受一切。

因為接受一切，才能自由的選擇。煩惱就只是事實，他沒有錯，接受他。

將世界看成虛妄，世界還是世界；將世界看成真實，世界還是世界；那為什麼不直接看世界就是世界呢？但不管看世界是虛妄還是真實還是世界，都沒差，因為事實就是如此。

這讓我想到看山的三層次，一開始看山是山，有「山」這個標籤；後來看山不是山，因為山是虛妄的，是由土和樹和草組成，用微觀瓦解宏觀，因此沒有山；最後，看山是山，接受他的原來樣貌，不用多想，就這樣。

開悟就是包容一切的存在。

還有談到我對佛教的看法，一開始我認為大乘最厲害，小乘就是只到阿羅漢而已，志願狹小。但後來看了一些佛教發展的歷史發現，原來小乘比較接近佛陀在世時的狀況，沒有把佛神格化，「我亦在僧數」，佛就是阿羅漢，只是是一個開創者而已。就覺得大乘很多都是後人幻想的美好世界。不過自從看了《辯經·理性的浪漫》，會發現，原來跟世界其他地方很像，像科學界，後來的人站在巨人肩膀上，看更遠，後出轉精，原始的開創者像是樹根，越到後來結實纍纍，因為世界上厲害的人有很多很多！大乘的哲思非常厲害！

佳豪:

我們常說佛法有大小乘之分，大乘是較究竟的境界。如此固然不錯，但真正明白佛法的人知道，佛法並非廢小乘而拱大乘，佛也曾說「不學小乘而學大乘，非佛弟子」。小乘為登上大乘之階梯，若無基礎，怎能建起大樓？只是在漢傳佛教，因為中國有儒、道思想的存在，相近於小乘內涵，故取代了小乘佛教在中國的發展，但是這個基礎是不變的。

而關於大乘是否為佛親口宣說之問題，歷來有許多爭論。印順導師也以史觀角度提出了「大乘非佛說」此一觀點。從歷史的角度上看是說得通的，但我認為實則不然，不可以偏概全。三藏十二部浩如煙海，龍藏、大正藏所收就一輩子看不盡，更別說那些未傳至中國，未翻譯的經典，難道皆是後人偽造？如果這麼說會出現兩個問題：1.佛家根本戒律之一有不忘語戒，若經典是偽造，便犯了根本大戒，真正理解佛法的人是不可能這麼做的。而綜觀大乘經典，非透得實相，深入真理者是寫不出的。由此觀之，大乘經典是不可能被偽造的。2.假設大乘經典是偽造的，那是誰偽造的？大乘經典由佛滅後百餘年的龍樹菩薩發揚之，這代表大乘經典在龍樹之前已經存在。龍樹如此學問深廣，博聞一切之人都為大乘所服，試問何人有此能耐編造如此精深，且數量龐大之經典？即便是百人編造都是不太可能達到的。當然疑者自疑，信者自信。

總之，不論疑信與否，深入的人自能理解，佛之深意在於大乘，所謂「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就是要令眾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這是佛的本懷。

珮瑜:

這次專門提到佛家區分大乘、小乘的問題。

感謝佳豪學弟解惑：「大」和「小」並非依照境界高低而區分，佛家也並非拱大乘而廢小乘，而是一個修行的進路。漢傳佛教在中國的情況因其所本有儒道兩家，在思想上與小乘有所會通，故取代了小乘的發展，但小乘仍是佛學奠基之事實並不會因此而有所動搖。

在初接觸佛學時很容易被大乘汪洋宏肆之哲理所折服、傾倒，而忽略了小乘，但其實這是不好的，所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無論是對於佛學，或是其他領域的學習，本就不應該貪妄一蹴可幾。

本次讀書會收穫了許多佛教的相關知識，受益良多！